



林子全集

信難

鳴陽嘗竊覽信難篇。既卒業。不自揣分而言曰。昔者孟子欲明孔子之道。於楊墨塞路之際。而時人類以好辯目之者。何也。豈不以世而楊也。吾亦為楊而已矣。世而墨也。吾亦為墨而已矣。生斯世也。為斯人也。是從而是之。非從而非之。

門人

張近仁

全叅閱

張從善

奚必以孔子之道。而是非於楊墨塞路之際邪。故搜玄於戎服聽講之時者。浮談以崇無也。談釋於奴身事佛之世者。禪鑽以入室也。明儒於臨幸辟雍之朝者。曲學以阿時也。若孟子則鼓其瑟。欲以熄楊墨之竽矣。夫誰復有能知而信之者乎。此先生倡明三氏歸儒宗孔之難也。先生曰。吾固不能爲楊墨之竽。吾鼓吾瑟。以聲吾教。已爾。於是鳴陽謹錄之。以徧叩諸同志。毋卒舍瑟。以寄歸儒宗孔之聲於天下後世。則必有

知而信之者矣。門人林鳴陽。

林子曰。孔子之學。心性也。黃帝老子之學。心性也。釋迦之學。心性也。心性。本體也。本體。常明也。故至誠無息之謂常。虛靈不昧之謂明。而三門者流。率皆謬於荒唐枯槁。陋於威儀詞章。若語之以心性之本體。本體之常明。卒無有知之者。而知之之難也。卒無有信之者。而信之之難也。林子曰。執中者。執此本體之中也。守中者。守此本體之中也。空中者。本體之中。本洞然而空也。余每

欲言之而卒忘其所以爲言者。故知之者難。信之者難也。

林子曰。得一者。得此本體之一也。歸一者。歸此本體之一也。一貫者。以此本體之一而貫之也。余每欲言之。而卒忘其所以爲言者。故知之者難。信之者難也。

或者以執中守中空者。同也。以得一歸一一貫者。同也。而問其所以同。不知也。或者以執中守空中者。異也。以得一歸一一貫者。異也。而問其所

以異。不知也。甚者。不知其中與一之謂何也。乃襲古人之緒言。肆爲論辯。而曰如此而爲中。如此而爲一。自是其是。居之不疑。借使黃帝老子釋迦孔子復生於時。語之以中。示之以一。而亦有所不信矣。余於是益見知之者難。信之者難也。

林子曰。老子之無爲。大舜之無爲也。老子之不言。孔子之無言也。老子之無知。孔子之無知也。故卽舜孔而知老子。信老子。可也。何其知之者難。信之者難如是邪。至於黃帝。列於五帝也。可謂尊矣。贊

林子全集 卷之三十六
於周易也。可謂至矣。余每日謂黃帝爲邪而異端也。可乎。儒者竟不以爲然者。特其口不以爲然。而一聞之下。則未有不知而信之者。夫旣已知之信之。而猶然不之知。不之信者。何歟。余於是益見知之者難。信之者難也。

林子曰。道門者流。余每以黃帝四妃二十五子。而老子之子宗。語之而不信也。釋門者流。余每以釋迦娶耶輸氏多羅。生子羅睺羅。語之而不信也。此皆載之典籍。可考也。似宜知之。縱不之知。比余言之。亦宜信之。乃今猶有所不知。所不信者。何也。不謂之知之者難。信之者難邪。

或問謂之仙。謂之佛。謂之蓬萊佛國者。何謂也。林子曰。仙者心也。佛亦心也。蓬萊佛國。心之方寸也。曰。豈不誕歟。林子曰。儒者以心謂之主翁。謂之天君。心之方寸。謂之靈臺。靈府。顧不誕歟。然此知之。不難。信之。不難。而難於知。難於信。如此者。何也。不謂之知之者難。信之者難邪。

林子曰。無暴其氣可也。運氣逆氣不可也。行亦能

禪可也。坐禪坐馳不可也。此不異語。此不誑語。似宜知之。信之。而尚有所不知。所不信者。何也。不謂之知之者難。信之者難邪。林子曰。白日飛昇者神也。一點常明在天不昧。長生不死者神也。一點常明萬古不滅。此蓋所謂黃帝之仙去。唐堯之殂落。與夫仲尼之道。寄之曾參。孔伋。孟軻。寄之萬世不死之人心者。是也。豈不易而易知。易而易信耶。而猶有不之知。不之信者。此其知之者難。信之者難也。

林子曰。道家之玄。孰不以爲異。而舜之德亦曰玄德。道家之丹。孰不以爲異。而武之書亦曰丹書。釋氏之種子。孰不以爲異。而程明道亦曰心如穀種。由大舜。武王。明道而觀之。則所謂玄。所謂丹。所謂種子。殊不足異如此。是皆可以較而閱之。知而信之。而猶有不之知。不之信者。此其知之者難。信之者難也。

林子曰。儒流未始知孔子。而信孔子者。信孔子之名也。道流未始知黃帝老子。而信黃帝老子者。信

黃帝老子之名也。釋流未始知釋迦。而信釋迦者。信釋迦之名也。信孔子之名者。而語之以孔子之實。一貫而已。不記誦。不詞章。必以爲孔子之異端。而不吾信也。信黃帝老子之名者。而語之以黃帝老子之實。得一而已。不荒唐。不迂怪。必以爲黃帝老子之異端。而不吾信也。信釋迦之名者。而語之以釋迦之實。歸一而已。不圍坐。不斷滅。必以爲釋迦之異端。而不吾信也。此皆因人之所信而信之。而信之者。不必其心之是。因人之所不信而不信之。而不信之者。不必其心之非。豈非知之者難。信之者難歟。

林子曰。致中之極。可以位天地。育萬物。盡性之至。可以贊化育。成參兩。不顯之德。刑百辟也。剛大之氣。塞兩間也。至於斯立。斯行。斯來。斯和。又至於不悖。不謬。不疑。不惑。又至於合德。合明。合序。合吉凶。所謂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一皆聖神功化之極。乃儒者之盛也。誰不信之。誰能知之。不知而信之者。信之而未始信也。豈非知之者難。信之

者難歟。

言不見而不可知也而論

至也

何以贊外有知參兩不離之說

何以贊外有知參兩不離之說

林子曰性中之誠

之善也

之由也

林子全集

門人錢光祖參閱

儒經訊釋

夫曰訊釋者何也。蓋經傳之旨微矣。故訊之以

詰其義也。既訊矣。而又釋之者何也。訊之而未

有以對也。故釋之以解其疑也。龍江兆恩

林子曰。孔子曰。性相近也。而孟子則曰。性善者。何

也。既曰性善矣。而又曰君子不謂性者。何也。

林子曰。感而遂通者。情也。行所無事者。才也。若有
所擬議而失之鑿焉。卽不名情。卽不名才。卽情與
才之不本於性也。故善言性者。以利爲本。

林子曰。易以道性命。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故
五十可以學易。五十而知天命也。

論語曰。五十而知天命。林子曰。以孔子之聖。至五
十而知天命者。何也。易曰。正位凝命。夫命何待於
凝。而又曰。正位者。何也。

林子曰。何以謂之心也。旣曰盡心。又曰存心者。何
也。何以謂之性也。旣曰知性。又曰盡性者。何也。何
以謂之天也。旣曰知天。又曰事天者。何也。

林子曰。何以謂之性。何以謂之命。若專以此身言
之。又何者爲性。何者爲命。何以盡性而至於命。
林子曰。何以謂之繼善。何以謂之成性。

中庸曰。致中和。又曰。致廣大。致者何。致之也。致此
中和也。致此廣大也。然我之性。本中和而廣大也。
而亦無待於致。致之而復其初也。或曰。致中和之

致與致。膳俎之致同。致者何。致以與之也。致此中和。以位天地。而天地位。致此中和。以育萬物。而萬物育。

林子曰。易所謂百姓日用而不知者。何謂也。夫既日用矣。安得不知。既不知矣。又安得而日用之。然所謂日用者。何也。所以不知者。何也。

林子曰。既曰陰曰陽矣。而又曰鬼曰神者。何也。鬼神何以爲德。而又曰盛也。

林子曰。乾言大矣者。何也。坤言廣矣者。何也。易言廣矣。而又曰大矣者。何也。

林子曰。乾。天也。而曰乃統天者。何也。天一也。而曰先天後天者。又何也。

林子曰。何以謂之無方之神。何以謂之無體之易。何以通乎晝夜之道而知。

林子曰。何謂精。何謂神。何謂義。何以入之。何以致用。又何以爲利用。何以安身。何以崇德。子思曰。心之精神之謂聖。林子曰。何以謂之心。何以謂心之精神。心之精神。何以能聖。

林子曰。心本淨也。何以謂之洗心。何以謂之退藏。又何以謂之密。

林子曰。孝弟也者。親親也。親親而仁民也。仁民而愛物也。故孝弟爲仁之本。

林子曰。何事於仁。何謂也。或曰。何事於博施以爲仁也。故事仁於外也。博施其大矣。事仁於心也。復禮其要矣。

林子曰。性一也。仁。肫肫者也。禮。渾渾者也。禮見乎外。則燦燦矣。禮復於中。則渾渾矣。

林子曰。肫肫渾渾一也。自其仁而言之。謂之肫肫。自其禮而言之。謂之渾渾。

記曰。用人之仁。去其貪。林子曰。此言仁。何也。豈復禮之仁耶。抑愛人之仁耶。何以謂之仁。而又貪也。林子曰。仁。人心也。又曰。仁者。人也。何也。

林子曰。浩然之氣。正氣也。道義之氣也。浩然之氣。自配道義。而非曰如此而道。如此而義。而思以配之也。

林子曰。是集義所生者。則浩然之氣。斯可以配義。

矣。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則浩然之氣。斯可以配道矣。

林子曰。必有事焉者。以事心爲事也。然心本正也。而亦奚待於正。故戒之曰勿正心。夫旣曰勿正心。則易失之忘。故戒之曰勿忘。旣曰勿忘。則易失之助長。故又戒之曰勿助長。

林子曰。性無所不統也。而天地人物統於性也。故盡人物之性。贊化育而參天地者。然後方爲能盡其性也。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何謂也。林子曰。辟鏡之於森列也。涵焉。況我也者。則能盡天地而包羅之者乎。

林子曰。後者。後也。承順天者。後也。坤陰也。得陽以主之。故有常。

林子曰。理義之悅心者。心之悅理義也。知之而好。好之而樂。以復此心之本體也。能無悅乎。

林子曰。中也者。中也。孔子樂在其中者。以其中之有可樂也。顏子之不改其樂者。樂亦在其中矣。

林子曰。其餘則日月至焉者。謂自顏子而下。日不
違仁。月不違仁。已云至矣。

易曰。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林子曰。此言道
者何。道。蹈也。小人之道。小人之行也。故曰其德行。
孟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林子曰。此言道者
何。道。路也。余宗孔答問。謂仁不仁。各所從由之路
也。德也者。德也。行道而有得者。德也。其曰凶德者
何。以凶人而自以凶爲德也。若唐之韓愈。乃謂道
與德爲虛位也。豈其然乎。

易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林子曰。日。離
也。夕。三也。離曰。日昃之離。

林子曰。山下之火。勢必炎上。以觀天文。以觀人文。
若是其賁矣。而曰無敢折獄者。何也。

賁曰。賁其須。何謂也。六二以陰柔居中。正所須賁
也。

林子曰。兌。少女也。艮。少男也。在山澤謂之通氣。而
君子則曰窒慾。

林子曰。四陽而之初者。益也。乾坤之交也。易曰。天

施地生。其益無方。三陽而之六者。損也。乾坤之交也。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

林子曰。風畜天也。而曰懋文德者。何也。山畜天也。而曰多識前言往行者。何也。

林子曰。師曰。師貞。丈人吉。林子曰。丈者。仗也。能以衆正。故仗之也。至於六五。則曰長子。不曰丈人者。何也。

中庸曰。知天地之化育。林子曰。知者。知之也。猶曰知府事。縣事是也。易曰。乾知太始。

林子曰。一也者。中也。達德也。達道也。九經也。一之用也。誠也者。中也。載物也。覆物也。成物也。誠之用也。

林子曰。惟精惟一者。易之所謂精義入神者是也。允執厥中者。記之所謂王中心無爲以守至正者是也。

易曰。易有太極。林子曰。不有太極也。焉能周。林子曰。若稽古帝堯曰。句。若今之艷曲也。其靡靡矣。林子曰。鄭衛。詩之聲也。若今之艷曲也。其靡靡矣。

故聽之者。蕩而不靜。

林子曰。在天謂之春秋。在人謂之仁義。在上謂之

賞罰。在下謂之是非。

林子曰。寢衣者。寢而衣也。豈必齊而衣哉。有訓又非也。長平聲。

林子曰。反身而誠者。反之於身。而得其寂然不動之本體者。誠也。

中庸曰。不明乎善。不誠乎身者。何謂也。林子曰。知至而意誠也。

大學曰。知至而意誠者。何謂也。林子曰。辟行道者。知所適從之路。則無岐路之惑矣。

林子曰。曲也者。直之反也。不直則不能誠。致也者。致之也。致而去之也。易之致命。論語之能致其身。孟子之致爲臣。致而去之之義也。故人之曲者。善反而能誠。猶木之曲者。從繩而能正也。

林子曰。格者。格也。格而去之之義也。書曰。格其非心。孟子曰。格君心之非。或謂感格君心之非者。非也。謂感格君心則可。謂感格君心之非似於文義。

爲戾。

或生而知之者。何謂也。林子曰。以孔子之聖。而猶曰志學。豈其生而知者。性生邪。

林子曰。生不苟得。患有不避者。喻義之君子也。若小人之喻利也。亦且能不顧死生。

林子曰。以天子之子。事舜於畎畝。舜將何以待之。况九男焉。而丹朱之。又傲邪。以天子之女。釐降於匹夫。舜將何以刑之。况二女焉。而同居之。又難邪。若帝堯者可謂善試舜矣。

林子曰。武王之伐紂也。而孟子則曰聞誅一夫紂者何。天絕之也。天絕之者何。民絕之也。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應乎人。萬世之定論也。然當其時。且不能信於夷齊之賢人者。何也。夷齊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則將何以答之。太公曰。此義士也。扶而去之。應變之權也。林子曰。三黜者何。黜者。辱也。黜而辱之者。三也。若既退矣。安得不去。而况三乎。而五之而黜也。林子曰。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孔子曰。賢人也。又

曰逸民也。而孟子乃謂之聖之清聖之和者。何也。林子曰。袒裼裸裎之與偕。援而止之。而卽止。似乎恭矣。而曰不恭者。何也。

林子曰。見南子者。禮也。而子路不悅者。何也。其所不知者。不闕如也。豈聖人之心。有不自邪。卽不自矣。於聖人固無損也。而必矢之者。何也。聖人於其言。無所苟也。而况矢乎。

林子曰。舜之受天下也。猶受一簞食也。故其棄天下也。猶棄一敝屣也。

林子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又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蓋聖人之所知者。道義也。若子子然。必去富貴而處貧賤。殆非聖人之所謂道。所謂義矣。林子曰。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而妻妾不羞而泣之也者。幾希。而良人之妻妾。今也。或是之亡也。

林子曰。刑者何。刑之也。刑百辟之刑。刑寡妻之刑。懷刑之刑也。惠者何。順也。刑之反也。孟子曰。以順爲正。

林子曰。堯舜之禪授也。則曰天與之。湯武之放伐也。則曰天命誅之。紀之詩若書。而曰天曰帝者。何限也。若後世之矯誣也。率以聖人爲口實焉。故孟子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林子曰。何者謂之人心。何者謂之道心。何者謂之中。又何以允執之。

林子曰。堯舜之中。湯之中。子莫之中。時中之中。中道之中。同邪。非邪。

林子曰。一貫之一。協一之一。精一之一。德惟一之一。所以行之者一之一。同邪。非邪。

林子曰。無息之誠。與誠者。天之道也。之誠。誠意之誠。同邪。非邪。

林子曰。正心之正。勿正心之正。同邪。非邪。

林子曰。空空之空。屢空之空。同邪。非邪。

林子曰。天命謂性之命。不謂命也。之命。不知命之命。道之將行也。與命也。之命。同邪。非邪。

林子曰。浩然之氣。精氣爲物之氣。移氣之氣。同邪。非邪。

林子曰。天下至神之神。與不語之神。所存之神。知來之神。不疾而速之神。同邪。非邪。

林子曰。文不在茲。與博我以文。文莫吾猶人。文理密察之文。同邪。非邪。

林子曰。知止之止。與止仁止孝之止。艮止之止。敬止之止。安汝止。欽厥止之止。同邪。非邪。

林子曰。明德之德。不顯之德。玄德之德。顯道神德行之德。道之以德之德。以德行仁。以德報德之德。同邪。非邪。

林子曰。利仁之知。藏往之知。術知之知。以小事大之知。同邪。非邪。

林子曰。上帝何以臨汝。又將何以昭事之。豈非吾心一上帝也。而毋貳爾心。卽所以昭事上帝者。與詩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上帝之臨汝也。

林子曰。子夏之學於仲尼也。而仲尼不假蓋者。何也。且其論交也。則曰其不可者拒之。而朱子亦謂其言之迫狹也。豈非其儒之硜硜者然哉。故曰無

爲小人儒者大之也。

林子曰。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孔子曰。仁之爲器重。舉之莫能勝也。毛而輶之者。何也。道非毛也。而人輶之也。器而重之者。何也。道非器也。而人重之也。曾子曰。仁以爲己任。夫苟能以之爲己任矣。則未有任之而不能舉也。亦未有舉之而不能勝也。故曰。我未見力不足者。

林子全集

門人涂宗禹叅閱

黃老訊議

有儒流而喜談釋氏者。嘗謂孔釋之學誠不異矣。而黃老之道。豈與儒者有同歟。林子曰。老子猶龍之贊。姑且未論。而黃帝之道。亦與仲尼有不同。邪龍江兆恩。

黃帝邪正。

璋生問黃帝之道亦邪歟。林子曰。世人既以其帝而尊之。復以其道而邪之。則吾不能知矣。

起元生問曰。既帝黃帝而列之義農也。則正之。復道黃帝而擬之李聃也。則邪之者。何也。林子曰。世人以其帝而正之。若問之以帝之所以正者。世人不能知也。世人以其道而邪之。若問之以道之所以邪者。世人不能知也。是非舛錯。任耳循聲。先入之言。難與致詰。余每於黃帝邪正之論。而嘆斯道之難明也。

黃帝堯舜並繫之易

易曰。庖犧氏沒。神農氏作。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林子曰。余於是知黃帝之道之大也。故列於帝。而五之也。尚矣。繫於易。而贊之也。尊矣。

刑名不原於道德

林子曰。夫刑名者。果黃老之學歟。黃帝之世。至和氤氳。羣生樂育。老子曰。吾有三寶。持而寶之。一曰慈。又曰含德之厚。比於赤子。豈有慘刻少恩。如申

韓者流哉。

曹參重厚長者

林子曰。世傳曹參治黃老。師事蓋公。時稱重厚長者。吏之言文刻深者。輒斥去之。而謂申韓刑名之學。本於黃老者何耶。曹參粗得黃老之緒餘。而民以寧一。老子所謂其緒餘可以治國家者。非歟。若賓客有言不事事。輒飲以醇酒。其殆失無爲之本旨矣。

黃石公辯

或者以黃老之黃非易所稱垂衣裳而取諸乾坤者。乃圮橋之老父黃石公者是也。林子曰。余嘗考之史氏。申韓戰國時人。黃石公初漢時人。由此觀之。則黃石後申韓而生也。百有餘歲矣。而申韓之徒。又奚從而學之耶。子其試考而思之。

仙去大義

或問黃帝神聖。古今莫能及之。而後人乃以其道而邪之者何也。林子曰。此亦有所由來矣。古人著書。率多寓言。而後人不能以意逆志。遂以其道而

邪之者。亦可笑矣。余嘗考黃帝之治天下也。百神出而受職於明堂之庭。乃采銅於首山。作大爐焉。鑄神鼎於山上。鼎成。羣龍下迎。乘彼白雲。至於帝鄉。羣小臣不得上升。攀龍之胡。力顛而絕。帝之弓。裘墜焉。於是百姓奉之以長號。名之曰烏號之弓。而藏其衣冠於稿陵。皆寓言也。以故人咸傳之爲僊去。卽此仙去二字。亦寓言也。神氣歸天。僊去之大義也。昔者子華子有言曰。夫黃帝之治天下也。其精微之感蕩。上浮而下沉。故爲百福之宗。爲百福之所宗。則是百神受職於庭也。帝乃采銅者。神鼎熟也。登彼首山。就高明也。作爲大爐。鼓陽化也。鍊剛質物之噐也。上水而下火。二氣升降以相濟。中和之實也。羣龍者。衆陽氣也。雲者。龍屬也。帝鄉者。靈臺之關。而心術之變也。帝之所謂類也。形也。氣也。知識也。雖與人同。然而每成而每上也。每成而每上。則其精微之所徹達。神明之所之適。其去人也遠矣。羣小臣知識之所不及者也。攀龍之胡。有見於下也。不得上升。無見於上也。弓裘衣冠者。

林子全集
黃帝言前卷之三十一
四
帝之所以善世制俗之具也。民無見也。懷其所以治我者而已矣。故帝之逝也。號以決其慕。藏以奉其傳。此假以指喻之言也。而人且亟傳之以相詆欺。甚矣世之好譎怪也。千世之後。必有人主好高而慕大。以以生輕舉而爲羨慕者。其左右狡詐希寵之臣。又從而逢之。是將甘心於黃帝之所造者矣。夫人之大常。生而少壯。轉而爲衰老。轉而爲死亡。聖凡之所共也。上智之所弗幸免焉者也。

孔孟是非千古

程子曰。佛老之害。甚於楊墨。又曰。楊墨之害。亦經孟氏闢之。所以廓如也。朱子曰。楊朱卽老聃弟子。孟子闢楊朱。則老聃在其中矣。由是觀之。無君禽獸之教。不謂之老聃。其首惡邪。孟子何不究其害之所由始。以闢老聃。而曰老聃在其中者。何與。豈其司刑者。乃專治餘黨。以槩見其首惡之非乎。夫於首惡之老聃。則固釋之。餘黨之楊朱。則必刑之。而孟子之是非。必不若是其悖也。且楊朱後孔子而生。去老子世代甚遠。而謂之老子弟子者。余不

能知之矣。老子嘗有言曰。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又曰。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謂之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可乎。唐韓退之曰。其幸而出於三代之後。而不見黜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夫老子實與孔子並世而生。豈其害甚於楊墨。而孔子又從而問禮歟。

孔子學於老聃。

孔子嘗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而知今。是吾師也。又子夏答魯哀公曰。吾夫子學乎老聃。夫孔子自以老聃爲師。而門弟子亦以老聃爲孔子師也。何歟。

無爲爲真寶

又從而問禮歟

孔子學於老聃

禮也。何適。

南宮敬叔曰

吾聞老聃博古而知今。是

居乎自以去。雖為禮而門。策子亦以去。雖為禮乎

居乎自以去。雖為禮而門。策子亦以去。雖為禮乎

林子全集

門人

史志功

全泰閱

郭垣

無為真實義

或喜黃老無為而不解無為之真實義。乃問於

林子曰。有父子則有仁。有君臣則有義。甚而至

於應事接物之際。一皆不能無為也。願夫子明

以告我。林子曰。余之所謂無為者。非無所為也。

自然而已矣。故遇父即能孝。而孝以仁其親者

無爲之自然也。遇君卽能忠。而忠以義其君者。無爲之自然也。以至於應事接物之際。豈必安排擬議。亦惟以事應事。因物付物。夫何爲哉。自然而已矣。然則夫子之所謂無爲者。豈不與黃老異耶。林子曰。不異也。亦不離仁。亦不離義。亦不離事。離物。而黃老之無爲。何嘗與我異耶。龍江兆恩。

黃帝制作之盛

林子曰。余歷觀帝王制作之盛。未有如黃帝者。見日月星辰之象。始有星官之書。製玄衣黃裳之服。以象天地之色。至於大撓甲子。容成蓋天。萸蔭置閏。隸首算數。伶倫律呂。星氣之占。器用之利。內經之作。蠶桑之教。畫野分州。以鹽萬國。經土設井。以塞爭端。立步制畝。以防不足。制作之盛。難以勝紀。林子曰。先黃帝而興者。如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尙矣。伏羲氏。神農氏。人文始開。或有制作而不多見。後黃帝而興者。如唐之堯。虞之舜。夏之禹。商之湯。周之文武。人文旣備。而亦無事於制作矣。由此

林子全集
無爲篇
觀之。自生民以來。制作之盛。真無有過於黃帝矣。而謂黃帝無爲者。何歟。

無爲本旨

或問無爲本旨。林子曰。以修身言之。而不亂其神者。無爲也。以處事言之。而不鑿其智者。無爲也。邵康節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此所謂無爲也。又曰。順理則無爲。強則有爲也。程子曰。天理生生相續不息。無爲故也。而聖人之德。純一不已者。亦無爲故也。

黃帝時當用兵

史記黃帝之時。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農氏弗能征。於是黃帝乃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咸來賓從。而蚩尤最爲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諸侯。諸侯咸歸黃帝。黃帝乃修德振兵。治五氣。藝五種。撫萬民。度四方。教熊羆貔貅。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志。蚩尤作亂。不用帝命。於是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於

涿鹿之野。遂禽殺蚩尤。而諸侯咸尊黃帝爲天子。代神農氏。是謂黃帝。天下有不順者。黃帝從而征之。披山通道。未嘗寧居。東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雞頭。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葷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遷徙往來無常處。以師兵爲營衛。

林子曰。夫黃帝者。習用干戈。教練猛獸。遷徙無常。師兵營衛。以終其身。而未有寧日者。如此而謂黃帝之無所爲不可也。

老子不諱言兵

老子曰。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又曰。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澹爲上。又曰。吉事尙左。凶事尙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又曰。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又曰。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不得已。又曰。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

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又曰。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衰者勝矣。又曰。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林子曰。夫天下之事莫大於用兵。若老子者。不諱言兵如此。而謂老子之無所爲不可也。

黃老之兵豈其得已

兵家有言曰。兵凶器也。戰危事也。若黃帝之兵。旣見之於其行也。如彼。而老子之兵。又筆之於其經也。如此。故爲之於不得不爲者。順事而無爲也。爲之於得已不已者。鑿知以有爲也。

老子習於禮

家語孔子適周。問禮於老子。老子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吾所以告子。若此而已。孔子出。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遊。獸吾知其能走。至於龍。吾不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乎。林子曰。老子所云。良賈深藏。句。似若答非所問。與禮之旨。若不相涉。入然而孔子贊之。如是其至者。何也。殊不知此乃孔子所

謂復禮之微旨也。又按禮記曾子問禮者三。子夏問禮者一。而孔子俱述老聃之言以告語之。夫老聃者。豈曰能明道德之歸焉已哉。又且考禮無失。巨細有經。此孔子所以龍之。而曰吾師也。柳陽何氏家語註曰。按禮記孔子有吾聞諸老聃之言。殆卽當時在周所從問禮之人。而註禮者。謂非著五千言之老聃。夫五千言之老聃。卽夫子所從問禮之人。舍此人。則同時更有何老聃而知禮耶。

林子曰。余讀禮記家語書。而知老子之習於禮矣。然家語所謂禮者。乃出世間法。而禮之實蘊乎其中也。曾子問之所謂禮者。乃世間法。而禮之文見乎其外也。

舜禹無爲無事

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或曰。舜無爲與。林子曰。舜之無爲。黃帝之無爲也。黃帝之無爲。大禹之無事也。易曰。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窮則變。變則通。而謂黃帝堯舜無爲也。可乎哉。其曰無爲者。我知之矣。爲其所

當爲而無所爲也。若大禹者。敷土刊木。奠山濬川。而孟子則曰。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而謂大禹無事也。可乎哉。其曰無事者。我知之矣。事其所當事而無所事也。

無爲無事一本於誠

林子曰。無爲無事皆本於誠。故曰誠無爲。又曰誠則無事矣。或問何以謂之誠。林子曰。寂然不動者誠也。不待安排。不待擬議。而感而遂通。其皆誠而神者之所爲乎。而後世乃道黃帝而儒堯舜禹者。蓋亦未明夫誠神之幾。寂感之妙也歟。

本來自信

陳白沙曰。得此欄柄入手。更有何事。往古來今。四方上下。都一齊穿紐。一齊收拾。隨時隨處無不是。這箇克塞。色色信他本來。何用爾脚勞手攘乎。或問何者謂之欄柄。而又曰。更有何事者。何也。林子曰。色色信他本來。則亦何事之有矣。白沙又曰。宇宙內更有何事。天自信天。地自信地。吾自信吾。自動自靜。自闔自闢。自卷自舒。感於此。應於彼。發乎

邇見乎遠。或問宇宙之內。似乎與我不相關矣。而曰。宇宙內更有何事者。豈其有所塞乎。宇宙之內。耶。林子曰。宇宙卽我。我卽宇宙。而豈有二耶。故宇宙之內。莫非虛也。而莫非我之虛也。莫非神也。而莫非我之神也。莫非化也。而莫非我之化也。虛而能神矣。神而能化矣。而其動也。靜也。闔也。闢也。卷也。舒也。其有動有靜。有闔有闢。有卷有舒乎。其無動無靜。無闔無闢。無卷無舒乎。其無不動無不靜。無不闔無不闢。無不卷無不舒乎。其非無不動。非無不靜。非無不闔。非無不卷。非無不舒乎。此感而彼應也。發邇而見遠也。天自信天。地自信地。吾自信吾。則亦自動自靜。自闔自闢。自卷自舒。而有不自知者矣。又問吾自信吾。林子曰。觀之天地。則知吾之所以信吾也。故天之所以爲天也。信其本來之自然矣。而不自知其爲之者。地之所以爲地也。信其本來之自然矣。而不自知其爲之者。汝以爲天地之所以生生化化者。其有安排擬議者乎。自然而已矣。汝能信吾之自然。是天地而

已矣。故曰更有何事。此黃帝老子無為之旨也。

林子全集

見性篇

林子曰。夫性也者。無生無滅。無動無靜。本無一法。固非昭昭靈靈而屬於相也。能生萬法。亦非窈窈冥冥而落於空也。賢聖不增。凡愚不減。禪定不寂。煩惱不亂。然而不依法修行不可也。而其所謂法者。聖諦不為。不落階級。亦無漸次。頓

門人 王 潢 全 參 閱

袁 燧

悟頓修。離相離空。離迷離妄。亦不思善。亦不思惡。亦不立菩提涅槃。亦不立解脫知見。故能妄念俱滅。三毒卽除。開佛知見。入佛地位。無念無憶。無着無礙。自能萬法盡通。無數方便。自能應語隨答。應用隨作。自能萬境如如。神通自在。昔者五祖有言曰。識自本心。見自本性。卽名天人師佛。而儒曰知性。道曰得性。則是見性之教。三氏之所同也。然佛之法。莫明於六祖。而壇經之命意立言。又爲世人之所能解也。故復錄其要

而訊釋之。以綴後簡。林子兆恩

中一誠

林子曰。若欲至命。必先盡性。若欲盡性。必先見性。夫性中而已矣。故能見性。豈不得未發之中邪。若未見性。而定在之中。不可不知也。性一而已矣。故能見性。豈不悟不二之一邪。若未見性。而真一之一。不可不知也。性誠而已矣。故能見性。豈不契天道之誠邪。若未見性。而人道之誠。不可不知也。或問何以謂之未發之中也。林子曰。充滿於上天

下地而無盡藏者。無中而無不中也。何以謂之不
二之一也。林子曰。充滿於上天下地而不可紀者。
無一而無不一也。何以謂之寂然不動之誠也。林
子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而不可得而測量者。無
誠而無不誠也。

誠

或曰。中一之旨。則吾旣得聞命矣。敢問何者謂之
誠。林子曰。未發之中。不二之一。而其中則自有實
理者在焉。天之道也。由此而成已焉。以爲仁也。由

此而成物焉。以爲智也。然而仁智豈不自寂然不
動中來與。林子曰。非誠則無以爲仁。何以能成已
也。非誠則無以爲智。何以能成物也。又問物之終
始。林子曰。未發之中。非中非不中。而中無不包也。
不二之一。非一非不一。而一無不統也。中無不包。
則亦何者非中。何者非誠。皆中則皆誠也。一無不
統。則亦何者非一。何者非誠。皆一則皆誠也。然則
物之所以終。所以始者。其能有外於誠乎。故曰不
誠無物。此君子之所以誠之爲貴也。

中庸曰。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掩。如此夫。林子曰。誠。卽道也。故道也者。混然而無爲也。而混然無爲之中。則皆有所謂實理者在焉。古人有言曰。道無鬼神。而道之所以能屈之而鬼。信之而神者。乃其實理之自然。而不可掩也。故誠也者。誠也。誠則能化。誠則能明。誠則能不顯之德之純。誠則能無聲無臭。而爲不顯之至。誠則能盡人之性。誠則能盡物之性。誠則能立天下之大本。誠則能知天地之化育。大哉誠乎。斯其至矣。故未發之中。莫非誠也。而發皆中節。何莫而非誠也。不二之一。莫非誠也。而生物不測。何莫而非誠也。

石火喻

林子曰。孔子其有知乎哉。無知也。叩之而卽知者。無知而有知也。石其有火乎哉。無火也。擊之而卽火者。無火而有火也。

林子曰。火其有生乎哉。無生也。旣無生矣。而火則從何而火乎。故無火而火。火於無火者。真火也。知其有生乎哉。無生也。旣無生矣。而知則從何而知。

乎。故無知而知。知於無知者。真知也。

或曰。無生妙義。則吾旣得聞命矣。敢問何者謂之性。謂之神。林子曰。性本空也。而未始有神。性旣萌之。而神矣。神卽火也。然石之性亦本空也。至於擊之。而火生者。乃以爲火之性。原蘊於石之中也。其然乎。其不然乎。擬議億逆。愈測愈迷。法華經所謂諸大聲聞。乃至菩薩。皆盡思共度量。不能測佛智者。此也。

林子曰。石性中本無一火可得。擊之。而復擊之。則火火。而無盡。人性中本無一法可得。叩之。而復叩之。則法法。而無窮。此其所以一法不立。而萬法俱備者。無生密義。其孰得而測之。

吾身亦有盤古氏

或問何以能見性也。林子曰。余嘗稽考古先。天地混合。則有盤古氏。而謂之盤古氏者。譬天地一盤也。而盤之底蓋。猶然未分也。嗣是而後。天開地闢。而人生焉。則有三皇氏。夫未有三皇氏。而先有盤古氏。然則人之身也。亦有盤古氏。與。林子曰。夫人

之身亦一天地爾。而我之盤古氏。尙在母胎之中。雖曰混混沌沌而已。屬之氣矣。母呼亦呼。母吸亦吸。而釋氏所謂長養聖胎者。豈非所以長養我之盤古氏邪。

少微通鑑外紀。相傳首出御世者曰盤古氏。而周靜軒嘗爲之斷曰。混沌之世。天地始分。有盤古氏。所以繼天而出治也。厥後天開於子。則有天皇氏。夫旣曰首出御世。繼天出治矣。而又曰天開於子者。何也。豈其天未開時。而亦有天之可繼。御世以

出治邪。然所謂繼天御世以出治者。君也。天曰未開。則地之未闢也。從可知矣。地曰未闢。則人之未生也。從可知矣。人曰未生。則將何者而爲之君。御世以出治。而亦何者爲之臣。何者爲之民。而欽若而從。又邪。

威音王已前

或問釋氏所謂威音王已前者何義也。林子曰。儒者所謂無聲無臭。太虛是也。然則何以謂之王也。林子曰。其所以主張威音者。太極乎。故謂之王。余

於。是。而。知。學。佛。者。但。覓。其。王。之。所。在。而。尊。之。爾。既。尊。王。矣。而。又。且。併。其。王。而。無。有。之。太。極。本。無。極。者。太。虛。也。

林。子。曰。威。音。者。色。聲。之。義。也。金。剛。經。曰。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豈。不。以。如。如。不。動。之。體。而。色。聲。之。塵。則。固。本。空。也。吾。惟。復。吾。如。如。不。動。之。實。體。已。爾。故。曰。威。音。王。已。前。即。得。若。欲。見。性。而。徒。索。之。威。音。王。已。後。而。住。色。而。住。聲。則。未。有。能。見。性。焉。者。也。

盤卽胎義

林。子。曰。天。地。之。盤。以。胎。天。地。之。本。原。天。地。之。性。命。也。人。之。胎。卽。天。地。之。盤。也。以。胎。人。之。本。原。人。之。性。命。也。

林。子。曰。天。也。者。蓋。也。而。覆。幬。乎。其。上。矣。地。也。者。底。也。而。持。載。乎。其。下。矣。故。天。地。一。盤。也。而。吾。身。之。天。地。亦。一。盤。也。余。於。是。而。知。未。脫。胎。以。前。吾。身。之。天。地。尚。未。分。也。而。所。以。主。張。乎。混。沌。者。則。有。盤。古。氏。既。脫。胎。以。後。而。吾。身。之。天。地。而。開。而。闢。矣。而。所。以。

主張乎威音者。則有威音王氏。然則威音王已前者。其在於未始脫胎之前乎。抑亦在於未始結胎之前乎。林子曰。夫豈曰人之胎焉已哉。而禽鳥之殼。亦有然者。而其生生之些兒。乃胎於玄黃之冲氣。然而不抱。則不能雛。又豈曰禽鳥之殼焉已哉。而桃李之核。亦有然者。而其生生之一點。乃胎於二儀之渾同。然而不土。則不能芽。莊子曰。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而欲悟性以見性者。其將求之昭昭而有倫乎。抑亦求之冥冥而無形乎。

壇經訊釋

壇經曰。指授卽無。惟論見性。不論禪定解脫。又曰。爲是二法。不是佛法。佛法是不二之法。林子曰。惟論見性。斯其爲指授也大矣。何以謂之二法。何以謂之不二之法。

林子曰。何以謂之佛性也。壇經曰。若識衆生。卽是佛性。何以謂之真佛也。壇經曰。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何以能求見佛也。壇經曰。欲求見佛。但識衆生。何以能成佛道也。壇經曰。自見本心。自成佛

道。

壇經曰。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兔角。林子曰。佛出世間法也。何以謂之在世間。而又曰。不離世間覺也。

林子曰。何以謂之須得言下。識自本心。見自本性。邪。不曰心而曰本心。不曰性而曰本性。豈所謂本心本性。乃真心真性邪。抑豈心是地而性是王邪。林子曰。性在作用。應物隨現。不識本心。安見本性。林子曰。心地無非。何者非戒。心地無亂。何者非定。心地無癡。何者非慧。

林子曰。何以謂之無念。何以謂之於念而離念邪。何以謂之真如自性。何以謂之自性起念。

林子曰。何以謂之無相。何以謂之於相而離相邪。何以謂之法體。何以謂之能離於相。卽是法體清淨邪。

林子曰。何以謂之無生無滅。是如來清淨禪邪。何以謂之諸法空寂。是如來清淨坐邪。故心若起念。有生有滅。卽不名禪。心若起念。有生有滅。卽不名

坐。心若起念有生有滅。卽不清淨。心若起念有生有滅。卽不空寂。

林子曰。性本不動。性本是禪。而曰衆生卽佛者。蓋言衆生之性。亦本不動。亦本是禪。然禪乃靜義。而心不坐。則不能禪。故坐也者。坐也。坐則能定。而靜而安。壇經曰。外於一切善惡境界。心念不起。名爲坐。內見自性不動。名爲禪。若也不知性本是禪。心安各坐。而徒索之枯坐。著相以求禪焉。豈南能所謂最上一乘之旨。而明心。而見性邪。故曰未入門

內。只在門外。

壇經曰。與汝言者。卽非密也。林子曰。豈非所謂說不得邪。故曰汝若返照。密在汝邊。則亦惟在於自性自悟爾。

林子曰。世人妙性本空。而心之分量。豈不廣且大邪。其曰。小根者何也。壇經曰。未悟自性。卽是小根。若能悟性。乃名大根。余於是而知無智無愚。無佛無衆生。亦惟在於迷悟之間爾。壇經曰。小根之人。元有般若之智。與大智人更無差別。因何聞法。不

自開悟。緣邪見障重。煩惱根深。若能常起正見。自開自悟。卽能見性成佛道矣。何名小根。

林子曰。何以謂之開佛知見也。壇經曰。若能於相離相。於空離空。卽是內外不迷。若悟此法。一念心開。是爲開佛知見。本來真性而得出現。又曰。若能正心。常生智慧。觀照自心。止惡行善。是自開佛之知見。然則止惡行善。抑亦可以開佛之知見與。壇經曰。汝當一念自知非。自己靈光常顯現。夫靈光旣顯現矣。顧乃不能開佛之知見邪。

或問何以謂之一念也。林子曰。夫所謂一念者。蓋謂一切處所。一切時中。念念如此。而無復有他念也。猶言心心如此。而無復有他心也。故心心念念。自懺前愆。心心念念。自悔後過。心心念念。去假歸真。心心念念。離假離真。心心念念。棄邪歸正。心心念念。無邪無正。心心念念。見性以爲功。心心念念。平等以爲德。心心念念。內心謙下以爲功。心心念念。外行於禮以爲德。心心念念。敬上念下。矜恤孤貧。心心念念。和光接物。通達無礙。凡若此類。是皆

一念之旨也。如此修行。定成佛道。

林子曰。何名真度。壇經曰。各須自性自度。邪來正度。迷來悟度。愚來智度。惡來善度。如是度者。各爲真度。

壇經曰。若遇善知識。聞真正法。自除迷妄。內外明徹。於自性中。萬法皆現。林子曰。夫佛豈無法邪。若迷若妄。不卽自除。而性中萬法。豈能自現。

壇經曰。不修卽凡。一念修行。自身等佛。而曰佛無有法者。余弗能知之矣。然豈曰未見性爲然哉。至於見性。亦須有法。而修行依法。復當叅求。壇經曰。汝若心迷不見。問善知識覓路。汝若心悟。卽自見性。依法修行。又曰。若悟大乘。得見性。虔恭合掌。至心求。

壇經曰。萬法盡在自心。何不從自心中。頓見真如本性。或乃索之般若經卷。日夜莊誦。以求見性。林子曰。汝欲見性。其將索之般若經卷乎。抑將索之自性真經乎。壇經曰。世人終日口念般若。不識自性般若。若也不識自性般若。終日口念。而以外求。

之。縱有所知。都屬聞見。以此悟性。豈能見性。
壇經曰。不離見聞緣。超然登佛地。夫所謂不離見
聞緣者。豈不以從耳目而入。可以觸機而悟性邪。
但著於見聞。而以爲見性之地者。余未見其可也。
或問何者。謂之機。林子曰。古之爲師。稱善教。而第
子稱善學者。亦惟在此機爾。故真機不動。則靈關
不啓。靈關不啓。則神理不彰。而徒索之經卷。著於
見聞。而曰能識心。而見性者。未之有也。

壇經曰。迷人修福。不修道。只言修福。便是道。布施
供養。福無邊。心中三惡。元來造。林子曰。布施供養。
豈不是人天小果邪。心中三惡。不自懺悔。縱滿三
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得福雖多。終成有漏。
然而古人亦有言曰。先須作福。福至心靈。而契機
悟性。蓋亦有在於此矣。或問何也。林子曰。夫心旣
靈矣。顧有機之不能契。而性之不能悟邪。

林子曰。佛之妙義。雖曰不屬之言語文字矣。而其
所以發之言語。見之文字者。亦非有待於擬議而
安排也。故曰思量卽不中用。

林子曰。悟性之人。雖在於虛極靜篤矣。然而動上亦有不動。而輪刀上陣。亦得見之者。不可不知也。然則何以謂之動上不動。壇經曰。性本不動故也。或問林子嘗曰見性。性見。豈其見性之有可見邪。林子曰。但聽其言也。便能知之矣。而壇經所謂蓮花從口發者。豈非見性之有可見邪。

壇經曰。心如虛空。名之爲大。而百無所思。自稱爲大。而謂之真心之太空乎。

壇經曰。世人妙性。本空。無有一法可得。而空心靜坐。着無記空。而謂之妙性之本空乎。

壇經曰。若見一切法。心不染着。是爲無念。用卽徧一切處。亦不著一切處。若也。百物不思。當令念絕。不謂之法縛。而名邊見邪。

壇經曰。一行三昧者。於一切處。行住坐臥。常行一直心是也。若執一行三昧。坐不動。妄不起心。不謂之障道。而同無情邪。

壇經曰。道須通流。何以卻滯。心不住法。道卽通流。若必看心觀靜。不動不起。不謂之相教。住法以自

縛邪。

古人有言曰。善惡如浮雲。俱無起滅處。豈非所謂實性中。元不染善惡邪。若能如是解。卽得真如自性。而頓悟無生矣。故能斷百思想者。臥輪之斷滅也。不斷百思想者。六祖之寂滅也。

昔者大通和尚嘗語其徒曰。汝見虛空否。虛空無相貌。了無一物可見。是名正見。無一物可知。是名真知。六祖謂之猶存知見是也。故曰不見一法存無見。大似浮雲遮日面。不知一法守空知。還如太

虛生閃電。由是觀之。則大通和尚之所謂了無一物可見可知者。其殆與臥輪之伎倆。亦無以異。是皆斷滅者流。而學佛者之所當戒也。

林子曰。惟此佛法。人所易知。人所易行。但釋氏者流。無有不知。無有能行之者。無相頌曰。心平何勞持戒。行直何用修禪。夫不曰持戒而曰心平。豈不以心平則自有至戒者在乎。不曰修禪而曰行直。豈不以行直則自有真禪者在乎。由是觀之。則釋氏修爲之功。殆無出於此矣。又曰。恩則親養父母。

義則上下相憐。夫知所親養。乃所以爲仁也。豈有仁而遺其父母者乎。知所相憐。乃所以爲義也。豈有義而忘其上下者乎。由是觀之。則釋氏立本之教。槩可見於此矣。若或戒矣而心有未平。禪矣而行有未直。父母且不知所以仁之。上下且不知所以義之。此其大本已失。而曰能依法修行以見性者。豈其然哉。此釋氏者流之所當知也。

林子全集

門人涂文弼參閱

教外別傳

或問不曰傳而曰別傳。不曰教而曰教外者。何謂也。林子曰。聖人有至教。悟性有別傳。故教外之教。謂之至教。不言而傳。謂之別傳。而汝以爲教外別傳者。其有所於傳。有所於教乎。其無所於傳。無所於教乎。傳而無所於傳。教而無所於

教乎。無傳而有所於傳。無教而有所於教乎。其傳而不在於傳。教而不在於教乎。其傳而非其所傳。教而非其所教乎。無傳無無傳。無教無無教。其殆機之相爲啓。而神之相爲通乎。然必至於不知有傳。亦不知有別傳之傳。不知有教。亦不知有教外之教。不知有機。亦不知機之相爲啓。不知有機之神。亦不知神之相爲通。然後方可謂之無教之至教。無傳而有傳也。龍江兆恩

谷神靈關

或問何謂靈關。林子曰。所謂谷神者是也。谷惟其虛也。故有神理存焉。卽呼卽應。何其速也。然則靈關有定在歟。林子曰。無在而無不在也。設言靈關之有定在也。而謂之靈關可乎。故谷曰神谷。關曰靈關者。神靈之也。

靈關靈府

或問所謂靈關者。豈非其靈府之義與。林子曰。靈關靈府。其義一也。故自其精神之凝聚者言之。則謂之靈府。而顯仁藏用之機寓焉。自其乾坤之門

戶者言之。則謂之靈關。而一闔一闢之變寓焉。大凡天下之物。有可以神靈之者。則不可謂之平常。有可以平常之者。則不可謂之神靈。惟此見在心也。而至平至常之中。則自有至神至靈者在焉。故克此見在心也。可以皇。可以帝。可以王。可以師。萬世。可以贊化育。是皆率性之道。自然而然而然也。

神理

白沙曰。神理爲天地萬化主本。長在不滅。林子曰。天惟有此神理。而天之所以爲天也。地惟有此神理。而地之所以爲地也。人惟有此神理。而人之所以爲人也。物惟有此神理。而物之所以爲物也。夫天地且有壞矣。而况人乎。而况物乎。其曰長在不滅者何也。林子曰。天氣也。氣則有時而滅矣。而其神理也。得而滅乎。地形也。形則有時而滅矣。而其神理也。得而滅乎。而人而物。亦復如是。故天地有壞。而這箇不壞。所謂這箇者。蓋指神理而言也。道氏所謂長生。釋氏所謂不死者。以此。

乍見

或問乍見之頃。豈其平日未與物接之時之心與。林子曰。是亦未與物接之時之心也。然此乍見之頃也。有思慮之心乎否也。林子曰。何思何慮。有將迎之心乎否也。林子曰。何將何迎。孟子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當是時也。何待於思。何待於慮。而亦何暇於思。何暇於慮也。是乃順而應之之妙機。而聖人之所以聖也。其有外於斯乎。

以利爲本

或問以利爲本。林子曰。豈非釋氏之所謂在事之先。取以本利者乎。惟其本而利也。故其以利爲本。而孔子則罕言利者。何也。惟此利字。不有顏曾。夫誰得而言之。故曰罕言。繫辭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故利言者。不屬於擬議。而亦無事於擬議。自能成其變化。順以出之。而無所於爲也。其曰擬議以成其變化者。豈非所謂下學致曲而誠之功。以造於上。達動變而化之地邪。故擬議者。可得而言之。而使由也。而利則不可得而言之。而使知也。

鳶魚飛躍

林子曰。鳶之飛乎其上也。魚之躍乎其下也。其皆天機之自然乎。而吾心之活潑。是皆鳶魚之飛躍。天機之自然也。若也不知自然之天機。而曰能悟性者。未也。

無言無隱

或問道其不可得而言乎。林子曰。夫道惡得而言之。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故不知道者。則以道隱於無言。而知道者。則以道隱於有言。余於是而知有言者。而未始有言也。無言者。而未始無言也。道其可得而隱乎。道其可得而言乎。無言無隱。亦惟在於知機而契機爾。

契機知機

林子曰。太上契機。其次知機。或曰。敢問何以謂之契機也。林子曰。契機也者。契其機也。機蓋與我相爲。孚契而不二者。契機也。故契機也者。不知是機是我。是我是機。又不知卽機卽我。卽我卽機。殆將不知有機。而忘機。忘我。不知有我。而忘我。忘機者。

矣。豈曰知之云乎哉。

一以貫之

余嘗考之魯論矣。一以貫之者。聖人之別傳也。而心相感通之下。則自有真機存乎其間者。卽在孔子。且不知其所以教。而在曾氏。亦不知其所以唯矣。夫曾氏之傳。旣曰得其宗矣。顧乃不能善發聖人之蘊以教人。而但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者。何與。然當孔曾授受之時。而門人則固在焉。誰不與聞。而又奚待於問也。蓋機有未契。是雖孔子亦且無如之何矣。而况非孔子者乎。

機通天地古今

或問曾參之唯。豈非所謂契其機邪。而孔子必先呼其名者何也。林子曰。此所以觸其機而使萌也。其機旣萌。則卽繼之曰。吾道一以貫之者。蓋直指其機之萌者如此也。而曾參之唯。豈非能契其機邪。然而機也者。乃所以通天地人物而一之者也。故我能契其機焉。則天地人物之機。我得而握之矣。微乎其微。不可測識。固曰苟不固聰明聖知達

天德者其孰能知之。然其機之相爲感通也。不惟無內無外。亦且無後無先。若堯舜之於湯。湯之於文王。文王之於孔子。後先相去。則固若是其遠矣。而其所以聞而知之者。豈其有所於傳邪。抑豈其無所於傳邪。故能明乎無傳有傳之機。則後先之遠。誰得而限之。或者愕然異之。林子曰。不足異也。然古今特旦暮爾。而又况聖人之機。流通於天地人物而未嘗有暫息者乎。又問何者是聖人之機。林子曰。天地人物之機。聖人之機也。聖人之機。我之機也。故我有所觸而契其機焉。是亦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而天地人物啓我以機也。豈必遊於聖人之門。親炙輝光。然後能契其機邪。然機也者。無天無地。無人無物。無非此機之所流通。但天地人物。日啓其機以示人。而人莫之知也。夫機則固若是其微矣。以此教人。豈不令人疑畏而自阻邪。林子曰。天下無二道。聖人無異教。抑亦先觸其機。而使萌爾。若孟子所謂引之者。乃所以觸其機也。故曰躍如。又曰吾如有萌焉。何哉。有萌之機。

躍如之秘也。躍如之秘，戚戚之心也。而孔子之所謂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莫非所以因其機而利導之爾。

機徹天地人物

林子曰：機之未萌，則謂之性；性之方萌，則謂之機。夫惟其機之萌之本乎性也，故能徹天徹地，徹古徹今，然豈惟人哉？書曰：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夫鳳凰遠矣，而鳳凰之所以覽德輝而來儀者，以物之性皆我之性也，而其機之萌乎其性也，則自有相爲感通者在，而非夫人之所能知也。夫物且有然矣，而况人乎？豈惟物哉？古人有言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夫天地大矣，而天地之所以賴聖人以成能者，以天地之性皆我之性也，而其機之萌乎其性也，則自有相爲感通者在，而非夫人之所能知也。夫天地且有然矣，而况人乎。

契機知性

或問心之生意之謂仁矣，而謂仁爲機可乎？林子曰：心之始萌之謂機，機一萌焉，而仁則油然而生。

矣。故孔子每言仁，豈非欲人契此生機而知其性也哉。故其生之性者仁也。其動之微者機也。

不得吾心

孟子曰：吾不忍其觫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此齊王之觸於所感者然也。無所於思。無所於慮。擴而克之。是心足以王矣。或曰：齊王好勇好貨好色而不忍觫觫之心。豈真有得於何思何慮之本體者然邪。林子曰：齊王不忍觫觫之心。固自發之。固自忘之。殆非有所於思。有所於慮。而後有此不忍之心也。故曰：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若或有

所於思。有所於慮。而後有此不忍之心焉。則此不忍之心也。何為乎反而求之而不得邪。但聖人之心。無時而不寂然也。無時而不感通也。而齊王見牛之頃。聊足以見其真心之未嘗亡也。

林子曰：齊王不忍一牛之死。反而求之。不得吾心。非易之所謂日用而不知邪。蓋性在日用。苟能知其所以日用者。從何而發。此其機也。不忍者情。苟能知其所以不忍者。從何而發。此其機也。機也者。

機也。一感通之下。而道體卽爲之呈露者。機也。若不得其機。而影響於日用之間。億逆於見牛之頃。是亦想像之知爾。反而求之。豈曰能得本心。而知其所以日用者哉。然不反而求之。而曰能契其機者。未也。若必反而求之。而曰能契其機者。亦未也。反之而無所於反。求之而無所於求。而恍恍惚惚之際。似乎有以啓之。而自契其機者。

孟子因機利導

林子曰。余讀孟子書。乃知孟子之所以善教。而因機利導之下。真足以激發而興起人之良心者。其曰聞之胡齧者。豈不喜得其間。而爲轉移齊宣王之一機邪。而是心足王之對。蓋亦言有大而非誇矣。是雖五帝三王之所謂盛德大業者。則又安能舍此不忍人之心。而別有驚人可喜之事邪。孟子又曰。見牛未見羊。卽此見字。最當玩味。正所以發其機。啓之而使萌也。蓋有見則有觸。既有觸矣。而吾不忍人之心。有不萌其機乎。齊宣王雖曰戚戚然而萌其機矣。然終不知所以反而求之。而所謂

不忍所謂戚戚者。此何心也。其機固顯。蓋亦憫然而未之知矣。機且未知。而况可得而契乎。孟子至是亦且無如之何矣。但曰善推其所爲而已矣。然孟子之心不但已也。而與危構怨之間。乃所以激發其良心而興起之者與。其曰吾何快於是。則亦能知所覺悟矣。卽此覺悟便是良心。夫良心旣已見矣。顧乃不能轉移此大欲之心。而爲不忍人之良心者何邪。然不忍人之良心。人皆有之。若不知所以覺悟而轉移之則已。苟知所以覺悟而轉移之。欲仁仁至。何遠之有。

擴克轉移

林子曰。善心一萌者機也。因其機而擴克之。而由微而顯之功。不可不知也。不善心一萌者。亦機也。因其機而轉移之。而反惡爲善之功。不可不知也。

卓爾躍如

或問顏子卓爾。孟子躍如。豈非機邪。林子曰。顏子之所以稱爲善學者。其機卓爾。孟子之所以稱爲善教者。其機躍如。然余又有說焉。機也者其神乎。

而非力之所能致也。是雖顏子亦且不能竭其才以從之。故曰末由也已。機也者其微乎。而非言之所能傳也。是雖孟子亦且不能發其蘊以示之。故曰引而不發。

強言顯道

林子既已論著別傳矣。而又申之以機說者。何也。蓋道之不明久矣。故不得不假之言。以言其所不能言者。亦不得不假之言。以言其所能言者。夫其所能言者。言之可也。而其所能言者。則亦惡得而而言。諸言之愈支。而道爲之益晦。余既知之矣。既知而復言之者。何也。庶天下萬世亦或有因余之所能言。而得余之所不能言者。是乃余之心也。

風旛

或問風旛妙義。可得而論與。林子曰。說什麼是旛。說什麼是風。奚取於相。如如者空。空以露真相。相以顯真空。真相元無相。真空元不空。辟如眼中童子。鏡裏影像。生於無生。非空非相。風旛妙義。豈不是機。機不可測。機不可知。不可思議。當機契機。

林子曰。風旛妙義。非關文字。知忘所知。乃契真機。汝以爲仁者心動。其有所待於旛於風邪。抑無所待於旛於風邪。本來心體。蕩蕩寂空。勿生一念。彼感此通。言卽非密。豈得而論。一觸便悟。目擊道存。或問林子嘗曰。見而有不在於見。聞而有不在於聞者。何謂也。吾竊惑焉。林子曰。會得此意。則古人所謂無眼人能見。無耳人能聞者。自當知之矣。由此觀之。豈曰見而不在於見。而其所以見者。則又不在於眼。豈曰聞而不在於聞。而其所以聞者。則又不在於耳。或問不悟。又問。林子曰。汝之耳也能見。汝之眼也能聞。汝今必索見於眼。求聞於耳。則風旛妙義。汝又焉能知之。夫旣曰不在於眼於耳矣。抑豈其不在於色於聲邪。林子曰。見聞有實體。悟性有神機。非色非見。非聲非聞。則自有見性聞性之實體者。在不生而不滅也。又問。何以謂之見性聞性而不生滅也。林子曰。色有生滅矣。故見有生滅。而其見性之實體也。其有生滅也乎哉。聲有生滅矣。故聞有生滅。而其聞性之實體也。其有生

滅也乎哉。

無情說法

林子曰。無情說法。殆非有情者之所能知也。或問無情豈能說法。林子曰。盈天地間皆我之性也。皆我之性。則皆我之機也。夫豈惟風旛爲然也。至於釋迦拈花。衆皆默然。惟有迦葉破顏微笑。不謂之以心傳心。教外之至教邪。夫豈惟拈花爲然也。至於外道。不問有言。不問無言。釋迦良久。遂能開其迷雲。令之得入。故曰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又不

謂之以心傳心。教外之至教邪。彌陀經曰。水鳥樹林。悉皆念佛念法。而後世禪學之士。能會此意者。亦多有之。其諸佛時常出世。時常說法度人。未曾間歇。乃至猿啼鳥叫。草木叢林。常助上座發機。曰。幽林鳥叫。碧澗魚跳。雲片展張。瀑聲嗚咽。曰。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曰。山河大地。是真善知識。曰。徒費言語。吾嬾寧假曲折。但日夜煩萬象爲我敷演。言語有間。而此法無盡。所謂造物無盡藏也。曰。鍾鳴鼓響。鵲噪鴉鳴。爲你諸人說般若講涅槃了。

也。曰休認風前第一機。太虛何處着思惟。山僧若要通消息。萬里無雲月上時。曰簷前水滴分明歷。打破乾坤當下心息。曰盡大地是真空。遍法界是妙有。此其畧也。是皆所謂無情說法也。若夫儒門則亦有之。其曰滿目江山一任看。而濂溪爲之心醉。曰聞聲見色只如常。而敬夫爲之豁然。曰一聲霹靂頂門開。喚起從前自家底。而閔道爲之撞彩。至於所謂交翠庭草。自得盆魚。月到梧桐。風來楊柳。一般意味。是亦說法之無情也。故以彼之無

情。若有以獲我之心。以我之無心。又有以得彼之意。而彼我兩忘之下。則自有相爲感通之機者在焉。然當是時也。而謂之有情可乎不也。謂之有意可乎不也。而彼我兩忘之下。似亦不可謂之有情。似亦不可謂之有意。謂之無情可乎不也。謂之無意可乎不也。而相爲感通之際。似亦不可謂之無情。似亦不可謂之無意。到此境界。蓋有莫知爲之者。不可以知知。不可以識識。思之不及。測之不得。則亦何以謂之有情。何以謂之無意。何以謂之有

意。何以謂之無意。要之存乎其人。而迷悟有不同。爾。故悟者當知自得。而迷者實難與言。

了心

胡生覽別傳。而以林子爲隱也。林子曰。汝以爲性其可得而言與。性旣不可得而言矣。而余必欲強而言之。豈不反以晦道邪。汝欲悟性。曷不以孟子躍如章。與余別傳。而並觀之。庶乎知機契機。而有悟入處也。數日胡生復來見曰。性由自悟。古人雖有是言矣。而契機悟性。殆有甚於登天之難也。林

子曰。余昔之與汝言者。皆大匠之繩墨。羿之彀率。孟子所謂引之者。中道而立是也。若巧則在人。是雖大匠與羿。則亦安能言之。而使知也。又問何者。謂之中道。何以立之。林子曰。中道也者。中道也。吾身之黃中。吾身之河洛也。故能立此中道。而伏羲之圖。大禹之書。都由此中出矣。而易之所謂河出圖。洛出書者。則皆寓言也。若也不知吾身之河洛。而必索圖於河。然後能畫八卦。索書於洛。然後能敘九疇。則天之所以錫聖人。而聖人之所以則天。

者似有涉於跡而非天地聖人神通默會之真機也。然則伏羲之畫八卦。大禹之敘九疇。不謂之見性以後事邪。林子曰。河圖洛書。乃我天命之性中發出來爾。而聖人之所以悟性以作聖者。則亦與人同爾。豈謂聖本生知而非學之所能至也哉。然別傳之教。時雨之化也。故孟子躍如章。卽續於五教之後。而世之儒者。鮮有知之者。夫豈惟三氏爲然也。至於詩文之小技。亦皆有別傳。若游藝之徒不能自命一意。自出一言。而惟影響於古人之詩

以爲詩。而非所以爲詩也。古人之文以爲文。而非所以爲文也。夫詩文且然。而况於三氏之大道者乎。故爲儒而不知有別傳。豈能盡性。而謂之聖學不可也。爲道而不知有別傳。豈能得性。而謂之玄學不可也。爲釋而不知有別傳。豈能見性。而謂之禪學不可也。余今復以躍如章。以與二三子言之。若孔子之所謂約禮敦仁。孟子之所謂根心益背。是皆所以引之者。以立中道也。然性乃人人之所固有者。而躍如自得。又非有所待於人也。二三子

甚母曰高美難及。而自謂不能也。古人有言曰。悟性還容易。了心寔是難。故了心也者。了此心也。了心則心無其心矣。無心之心。是謂真心。真心是性。真性是心。性其有不可得而悟乎。余於是而知了心之學。是乃悟性之第一義也。

致虛

林子曰。心本虛也。若欲悟性。莫先致虛。惟虛故靈。靈則能悟。不虛不靈。豈曰能悟。

跋

淇謹跋
淇介贄受業於

三教先生之門者。亦有年矣。至歲辛巳。始得覽別傳。機說二集。茲復得覽教外別傳。而教外別傳。乃摘採別傳。機說。而以谷神。神理。靈關。靈府。平常心。見在心。乍見心。標之卷首。豈非其而神而靈。都從平常見在心。發出來。爾若不會此意。則乍見之頃。何爲乎。見君卽能忠。見父卽能孝。見孺子入井。卽有怵惕惻隱之心。而神而靈。而若是邪。顏回卓爾。聞一知十。曾參曰。唯獨得其宗。

性誠而明孔亦有及盡心知性私淑者軻今由
四子而並觀之則孔門所謂無言無隱之教以
啓悟我後人知機而悟性者不其可明徵乎謹
命梓氏復裁數言聊紀歲月以附驥後皆
萬曆戊子首夏
日門人李洪百拜謹跋

林子全集卷之



